

蔣經國的故事

(本文插圖刊第三頁)

●鄭永光

撈食餒水上的浮油

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九歲的生涯之中，有着許許多多動人的真實傳奇故事，茲整合本人採訪記錄而為一般報章雜誌未曾刊布者略述如後，以供中外人士參閱並表誠摯的崇敬與追思。

經國先生一生吃粗，在留俄時，曾因被下放，無食物可食，飢餓之餘，只有和一個名叫小彼得得俄國青年一起在垃圾桶中找東西吃，有時小心翼翼的把餛飩水上的浮油撈上來，再放在空罐頭中煮熟，好吃一點油水，他在烏拉山區的困苦生涯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在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時，他曾經因為頑皮受到班長的嚴厲處分，從這一次的教訓，他學到了要生存就要把事做好的道理。

那時是民國十四年，經國先生十六歲讀孫逸仙大學一年級，他的年紀比全校的三百多個中國同學小了四至六歲，但他力爭上游，後來功課很好，成為第一流的學生。

民國二十六年自蘇聯回國在擔任贛南行政專員的時代，有一家「何記興隆土膏行」，由於仗着一些中央、省級官吏有股份的關係，大賣鴉片

，肆無忌憚，經國先生指派警察局長暗中察訪，然後進行了夜半臨檢，該店被搜出鴉片後，興隆土膏行的何經理立刻被捕，但他堅稱何記是依法經營的鴉片店，死不認罪；經國先生又下令出示何氏手下自貴州省寄來的許多信件，信上充滿了許多暗號、暗語，有做日本間諜之嫌，要以漢奸罪將他槍決；何氏這才認罪；其實經國先生也只不過為了嚇一嚇他，罰了一萬大洋就把何經理釋放了。

以身作則教導弟弟

民國十三、四年，蔣公介石東征平亂前後，常把經國、緯國兩兄弟帶在身邊。據追隨蔣公介石的某將軍回憶說，戰地生活十分艱辛，夜晚蔣公所睡的行軍床上，只能容一個孩子跟他擠着睡；經國先生手足情深，總是讓弟弟緯國睡在行軍床上，自己在地面上打地鋪；在天寒地凍的冬天，沒有熱炕可睡，長期睡在地上是很容易得風濕的。

後來，蔣公覺得長久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就要經國、緯國兩兄弟輪流行軍床上睡，每當輪到蔣緯國將軍睡地上，早上醒過來時總是嘴唇青

紫，經國先生就會為他揉揉臉，拉着他的手一起跳上一陣子。

從小，經國先生兄弟即被蔣公寄養在蘇州吳忠信先生府上，後來又寄住在陳果夫先生家中，經國先生曾為蔣緯國將軍訂了半年「兒童世界」、「兒童畫報」，那時蔣緯國將軍才五歲；在為人、處事上，經國先生也常常指導弟弟，並以身作則。

當經國先生赴俄留學之時，曾將他的日記、作業、筆記、信件一木箱託付給陳果夫先生代為保管；後來抗日戰爭爆發，陳果夫捨棄了一切值錢的東西，帶着這一個木箱到達重慶交給經國先生，這種忠於所託的精神使經國先生大為感動。

蔣經國先生在留俄求學、做礦工、任航校招生委員會委員……，自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歷經十二年後終於返國的歷程上，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鄧文儀將軍、蔣廷黻大使是三位重要人物。

已故前駐俄大使蔣廷黻曾回憶說：

「當我赴莫斯科前，蔣委員長夫人曾告訴我，委員長希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

「在我和蘇俄外交部次長史脫尼可夫初期會

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員長的長公子，並表示，極願知其下落，如能代為查詢，感激之至。他認為很困難，不過他答應試一試。

民國二十六年的一天晚上，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有客來訪，但在未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刻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未來得及問他計劃和意圖前，他說：「你認為我爸爸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他說他沒有護照，沒有錢。我請他不必擔心，我會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說：他已與一位俄國小姐結

婚，而且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肯定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接着他又問是否應該給委員長及夫人帶一些禮物。最後我幫他決定選了一套烏拉山黑色大理石製的桌上小擺飾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外套給夫人。」

漂泊北海一十二年

「幾天過後，他們夫婦到大使館來，和我共進晚餐。經國夫人是一位金髮美人，外表很嫺靜。……」

鄧文儀將軍是經國先生中山大學同學，鄧先

行返國，後又奉派赴俄；那時經國先生找到了鄧，說他在西伯利亞地區下放了一個多月，沒吃沒穿的，希望鄧能協助他返國；鄧回國後即向層峯報告其心願，經國先生漂泊北海十二年後，終於得以回國，全心全力報效國家，造福同胞，直到七十九歲逝世之時為止。

最不為人所知的是，經國先生曾在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之間多次巡視滇緬遊擊區；當他首次到邊區時，軍機方在緊急用的臨時跑道上着陸，就有三架中共米格前來掃射，但他談笑自若，毫不畏懼，令左右大為嘆服。

永懷經國先生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鮑亦榮

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音訊遠播，全民哀痛，舉國同悲。

經國先生自追隨先總統蔣公，獻身革命，前後達半個世紀，國家又正是內憂外患，交迫迫乘。以我半個世紀中親自體會凡是在最危險的地方，必然有經國先生在，凡是逢最艱難的政事，必然有經國先生挺，半生勞瘁，引起他身體衰退，任何人遇此情形，都該節省體力，以期延長生命。可是經國先生抱着救國救民的宏願，不惜把最後一分力量，最後一滴心血，貢獻給國家的前途，貢獻給人民的福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犧牲的精誠，這種仁愛的襟懷，令人無限崇拜。三十九年秋，我擔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第一

科科长，爲了大陳撤退事，晉見當時擔任國防部

陳諸案右，以供懷念。

總政治部主任之經國先生，初度聆受訓誨，他平易近人之風範，令人感佩。四十八年春，吾邑徐學文先生在臺北松山空軍基地，爲經國先生祝五十華誕，我們夫婦，也應邀參與，當時在座有趙聚鈺、徐煥昇、王新衡、毛藏初等先生伉儷，經國先生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和藹可親。五十四年，我調任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由於吳董事長嵩慶先生，與經國先生相交甚睦，因此在此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任內，時時蒞臨唐榮公司，我也數度簡報，經國先生總是熱誠握手，親切嘉勉，這一股無比的力量，造成了唐榮公司轉虧爲盈，起死回生，進而達成欣欣向榮的成果。我現在收集經國先生與我合影數幀，

夜讀經國先生六十九年親書「難忘的一年」一書，抒寫七十生日感言，有一段話：「父親生前，時常訓勉我：『只要有利國家社會的建設，有助於福國利民的事業，任何艱苦，都是試煉，任何責難，都是箴規，任何險阻，皆當在所不辭。』多年來，我對國家，對社會，對人，對己，都是以此自信自勉，總期身體力行，無時或懈。」這一段話，永遠長留人間，國人應當奉爲圭臬。

先總統蔣公中正時代，每逢大典，口號中可聽「總統萬歲」之歡呼，經國先生繼任，已聽不到「總統萬歲」之聲音，今天，我默默地呼喊「蔣總統經國先生萬歲」願您的典範，永垂後世。